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E/CN.4/1998/72
13 February 1998
CHINESE
Original: FRENCH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0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
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特别报告员保罗·塞尔吉奥·皮涅伊罗先生
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1997/77 号决议提交的
关于布隆迪境内人权情况的第三次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4	2
一、特别报告员访问的要点.....	5 - 53	2
A. 实地情况.....	8 - 34	3
B. 实现民主的障碍.....	35 - 42	10
C. 在打击逍遥法外现象和促进人权方面的 一些令人鼓励的迹象.....	43 - 53	12
二、意 见.....	54 - 84	14
三、建 议.....	85 - 110	19
A. 对国家当局.....	85 - 92	19
B. 对叛乱分子.....	93 - 96	20
C. 对国际社会.....	97 - 110	21

导 言

1. 本报告是特别报告员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1997/77 号决议提交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在此之前，特别报告员曾向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A/52/505)，该报告涵盖 1997 年 4 月 15 日至 8 月 31 日这段期间，而本报告则主要阐述特别报告员第四次访问布隆迪的印象。

2. 在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特别报告员与布隆迪常驻纽约代表 G. Ndaruzaniye 先生进行了讨论，然后于 1997 年 11 月 12 日与他签署了致第三委员会主席的信，请主席将关于布隆迪人权情况的辩论暂停一个星期，使布隆迪政府能提出意见。讨论期间，布隆迪常驻代表承诺敦促布隆迪政府邀请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年底之前访问布隆迪。

3. 布隆迪代表团于 1997 年 11 月 17 日欢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因此特别报告员写信给布隆迪外交事务和合作部长，表示他希望于 1997 年 12 月 7 日至 20 日对该国进行第四次访问。1997 年 11 月 20 日，布隆迪常驻纽约代表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布隆迪政府同意这项要求。在 11 月 26 日的照会中，外交事务和合作部长确认布隆迪政府愿在提议的日期接待特别报告员。

4. 本报告第一章叙述特别报告员访问布隆迪的要点。第二章叙述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期间发表的意见；第三章载列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建议。

一、特别报告员访问的要点

5. 在他从 1997 年 12 月 7 日至 20 日对布隆迪进行第四次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会见了该国最高政治、行政、司法、军事和宗教当局以及外交使团的成员、联合国系统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他还与下列各方进行了讨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特别代表、在人权与发展 and 提高妇女地位等领域积极活动的当地协会的若干代表和当地新闻界人士。

6. 特别报告员非常感激布隆迪当局给予他的热烈欢迎，由于外交事务和合作部礼宾司长的积极协助，使他的访问进行得极其顺利。他尤其感激有关当局对他的安全特别是他在地期间的安全一直表示关注。国防部长 Firmin Sinzoyiheba 上校因事故身亡的消息使他震惊，在四次访问布隆迪期间，每次他都十分赞赏与

Sinzoyiheba 之间开诚布公的对话。他希望向处于该国历史上困难时期的布隆迪政府成员表示沉痛哀悼。

7. 特别报告员再次强调，联合国系统驻布隆迪各机构每天都兢兢业业地而且常常在困难的工作和安全条件下帮助危机或战争受害者。他最诚挚地感谢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驻布隆迪办事处主任及所有工作人员与联合国指定官员和安全单位合作，为他的访问作了妥善的筹备和安排。他还希望特别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在几乎整个访问期间提供了一辆装甲车供他使用。他还要感谢比利时使馆代办在其中的一天也向他提供了一辆装甲车。最后他希望感谢联合国驻布隆迪办事处主任对他的欢迎和忠告。

A. 实地情况

1. 有几个地区已经比较安全

8. 特别报告员经公路前往该国若干省。在吉特加，他会晤了国家元首 Buyoya 少校。在最近发生了一些动乱的布琼布拉鲁勒尔，他沿着一条穿过一香蕉农场的道路走了一公里多，察看叛乱分子对一所小学造成的破坏，该小学坐落在 Isare 乡的一个山坡上，有 650 名学生。四天后，在不远的地方，一枚反坦克地雷在特别报告员的车辆曾走过的一段用碎石修筑的路中的泥坑里爆炸，炸死了为重新修建该学校运送材料的两名士兵和六名平民。

9. 在卡扬扎省，特别报告员得以目睹该省行政中心附近一个难民营中的流离失所者的生活条件是如何困难。他还参观了该镇几乎被摧毁的另一边的难民集结地。此外，他还访问了布班扎省，在省医院附近的若干难民营里有 17 万受影响的人。医院收容了因战争受伤者、杀伤人员地雷受害者和患疟疾、疥疮或严重营养不良的人。他还参观了 Mugongo 营地之一，那里大约有 2,400 人，其中有一些人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遣返回来的，有一些是为躲避叛乱分子而从附近山丘逃亡来的平民。大约 70 人的一群人，其中包括许多儿童，是特别报告员访问的那天早上到达该难民营的，其中有些人有营养不良和缺乏维生素的明显症状，他们正等待该难民营的接待委员会给予帮助。

10. 在距离首都布琼布拉较近的地区，特别报告员曾前往 Gatumba，这是接近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边界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他参观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管理的一个过渡中心，其中约有 2,400 名返回者。该中心在不久的过去曾几次出现较为拥挤的情况，它有一个由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加拿大分会主持的单元，在该单元约有 40 名无亲属伴随的儿童由若干妇女照看，她们中有些人于 20 多年前离开国家，现仍等待被告知下一个目的地。

11. 总的来说，特别报告员发现治安有所改善，主要公路已进行了清理，公路经常可看到士兵。一些泥土路上有平民看守的路障。

12. 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民事和军事当局正努力吸引人民群众更密切地加入重建适当住房的工作，特别是为流离失所者重建住房，并参与居民区和难民集结地的夜间巡逻。然而，他也收到若干有关采用的措施不大允当的报告，如用平民替代国家工作人员履行军事性质的任务如排雷或维护公共秩序等。

13. 治安条件各地不一样，取决于叛乱分子的活动情况；在 Kibira 森林和布琼布拉鲁勒尔周围地区尤其如此。布鲁里省特别是鲁蒙盖和 Nyanza-Lac 区也是叛乱分子必经之道。叛乱分子骚扰所经过地区的居民，索要钱财，当居民抵制和拒绝加入叛乱时就惩罚他们。叛乱分子还绑架儿童和少年，捣毁学校和行政建筑物。

14. 尽管如此，在治安有改善的各省，特别报告员发现他所会见的民事和军事官员都愿意查明农村人口的许多问题或需要，这些农村人口的基本权利受到内战和经济制裁后果的严重影响。尽管这些官员所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但他们愿对农村人口的问题或需要作出反应。除了该国受影响的 60 万人(流离失所者、重新集结在一起的人、返回者等)以外，一般来说，农村人口首当其冲，受下列之害最深：营养不良、流行病、缺医少药、燃料价格上涨、化肥和种子短缺、牲畜损失和分销渠道中断，而分销渠道的中断阻碍了或极大地增加了销售咖啡和茶的成本。

2. 受影响者返回家园

15. 总的来说，特别报告员发现流离失所者或重新集结在一起的人的生活条件仍然很差。想返回其山丘的人常常不能成行，因为保健中心、学校和其他行政建筑物已在部队与叛乱分子的冲突中或在叛乱分子的蓄意行为中被摧毁。

16. 在布班扎省，由于武装叛乱集团与布隆迪陆军之间自 1997 年秋季以来发生战斗，许多人从与西比托克省交界的地区逃往布班扎城镇。12 月初，由于布班扎省仍不安全，部队与叛乱集团之间继续发生冲突和碎石路上发生地雷爆炸，这些人几乎没有什么返回山丘家乡的可能性。民事当局努力将这些人的一部分安置在受布班扎省和西比托克省附近的陆军保护的的山丘，离他们的家园还有一半距离。不幸的是，国际援助组织仅能进入这些营地中的大约三分之一。

17. 在卡扬扎省，特别报告员获悉，由于在山丘家乡最近发生的事件，将集结营的大约 8 万人送回家乡的计划已自 1997 年 10 月以来暂停实行。在等待治安改善的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大约 33,000 人分发了“返回袋”，其中有食品、种子、工具和其他必需品，以便那些有幸在集结营附近拥有土地的人能够进行耕种。1997 年秋季，民事和军事当局突然决定将 5,000 人转移到西比托克省的东北部，其中包括因营养严重不良而由 Rewagura 营附近的一个保健中心照料的大约 40 人。卡扬扎省在这一年最后一季度所处的紧张气氛从这一决定可见一斑。

18. 而在穆拉努维亚省，当局在按计划将人送回家园一事上却没有碰到重大问题。1997 年 4—5 月至 11 月期间，集结营的近 95,000 人获得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返回袋”，以帮助他们重新在山丘家乡安置。与该省毗连的三个省(布琼布拉鲁勒尔、布班扎和卡扬扎)接连发生动乱，引起人口沿边界迁徙。尽管如此，该省的安全条件仍令人满意。在卡鲁齐省，11 月初的计划是将集结营的所有人在 1997 年 12 月底以前全部送回家乡。人道主义协调单位 11 月进行的一项实地调查显示，这些人中大约有一半已返回家乡，住在他们自己盖建的房屋里，而这些房屋是他们在返回前不久盖建的。

19. 认识到流离失所者在过去 4、5 年里遭受的痛苦之大，民事和军事当局开始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建造简易土坯房，如特别报告员在卡扬扎省所见到的房屋那样。在这些地区，碎石路的沿途常常没有水。流离失所者常常比集结营的人还更害怕返回山丘家乡，而宁可在公路与山丘家乡之间的半路上临时安置，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得到在布隆迪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20. 由于该国多山丘，布隆迪的住房一向分得很散，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建立适合于农村地区发展的集体基础设施。如果要改善那里的生活条件，这种集体基础设施是不可或缺的。此种设备的缺乏给当地人造成严重问题，剥夺了他们最基本

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在有些情形中，除了迁徙自由以外，布隆迪农村人民的生活条件几乎不比住在为流离失所者盖建的集结地或营地的同胞的生活条件更好。此外，与城镇居民相比，他们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改善他们的经济或社会福祉，而内战和毁灭该国的危机的全部负担却落在他们的肩上。特别报告员承认布隆迪政府正努力帮助受影响的人口群体，¹ 但担心在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最终将形成巨大差距，这对于当局实现长期和解的目标将是有害的。

3. 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仍继续存在

21. 鉴于影响布隆迪人权状况的事件变化迅速并且常常不可预测，特别报告员保留在对本报告的增编中进一步就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和必要时列举各项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来说明布隆迪人权情况的权利。

a. 国家工作人员的严重侵权行为

22. 根据各方提供的材料和证词，特别报告员注意到，陆军或执法机构成员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谋杀、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和任意逮捕和拘留——在布隆迪仍十分普遍。根据某些消息来源，此类侵权行为在西比托克省、布班扎省、布琼布拉鲁勒尔省、布鲁里省和马坎巴省尤其经常发生，这些地区仍遭到骚扰，也是叛乱集团经常通过的地区。虽然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指控来判断，受害人数已不再象几个月前的事件那样数以百计，但就事件本身而言仍经常发生。

23. 根据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一份报告，1997年10月初在Buyengero乡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该乡坐落在布鲁里省的Mugamba和Rumonge两地之间。部队在进入该乡之前从北边和南边包围了整个Buyengero区，然后开始了针对叛乱分子的长达一个月的扫荡行动。据说因冲突而丧生的人数以百计。据称，陆军将人道主义组织隔离在行动地区之外。目击者声称，许多死人无人埋葬或被扔进万人坑。当地居民显然看到大量尸体在达马河上漂流，流入鲁蒙盖附近的Tanganyika湖。据说从这一屠杀中逃生的人被强迫为部队寻找食物和扛武器。逃离战事的平民在

12,000 至 20,000 人之间，据称他们在 Buyengero 牧区避难，而该地区周围埋有地雷。显然部队前来此地寻找男人并强迫他们在前面带路，帮助检查地雷埋在何处。显然士兵还拆毁了这一相对来说相当发达的地区用砖盖建的房屋，拿走屋顶材料去卖钱，将草篷付之一炬并盗走作物。

24. 从布隆迪监狱人口数字——几乎达 10,000 人——来判断，逮捕人数以及与之相应的任意逮捕的危险明显上升，造成向特别报告员介绍的该国主要监狱的拘留条件恶化。特别报告员与他们讨论后认为 Mpimba、布琼布拉和吉特加监狱当局意识到监狱过度拥挤的问题并正努力切实调查，以便进行必要的基建工作和改善服务，特别是囚犯的医疗保健服务。应该指出，疟疾、斑疹伤寒病、痢疾杆菌和霍乱的发病率在监狱再次上升，使有关当局措手不及，因为它们所得到的拨款仅略超过 1997 年所要求的预算的一半(6.28 亿布隆迪法郎，而估计的要求为 10 亿布隆迪法郎)。

25. 在布琼布拉，特别报告员参观了特别调查大队及其牢房，每一牢房平均关押 50-60 名囚犯，但有时多达 100 名囚犯。这些牢房要通过一个院子才能进入，它们既小，条件又差；牢房里没有电灯照明，仅在很高处有一小通风口。囚犯在这里被关押 48 小时(临时拘留)至一星期或更长的时间，依案件的调查情况而定。他们睡在直接铺在地上的毛巾或毛毯上。特别报告员得以与他自己挑选的若干囚犯交谈。他们中没有任何人有遭虐待的任何明显迹象。被逮捕的大部分原因是武装抢劫、偷汽车、拥有毒品或凶杀。

26. 特别报告员还参观了驻扎在 Kamenge 附近的宪兵队的拥有 350 人的第三调查营。该单位是 1994 年建立的，负责当时十分不安定的 Kinama 和 Kamenge 附近地区的治安，叛乱部队经常从这一地区附近的山丘出来向他们袭击。最近，调查营的营长在 Kinama 和 Kamenge 区长帮助下为附近地区组织了军民联合夜间治安巡逻队。显然，仅在 Kinama 就有几百青年男子应征加入这些巡逻队。原则上，第三营无逮捕权。在为检查身份而搜查时，嫌疑犯仅在第三营呆很短的时间——几小时——然后被送交司法警察、保安警察或特别调查大队。特别报告员还察看了营房人口附近一个有 3 间房的小楼，它被用作拘留中心，关押犯下罪行的宪兵。房间地上有一些既脏又被用坏了的泡沫床垫。察看时没有见到特别报告员会见该营营长期间提到的关在这里的两名宪兵。

27. 特别报告员最近获悉，1997年11月至1998年1月期间在布琼布拉中央市场有7位平民被逮捕并失踪。这些人显然被带到市场监狱或特别调查大队的营地或交通警察所在地或某一军事设施。所有这些逮捕的一个共同点是不遵守任何必要的法定程序；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中，只要有某人告发即可进行逮捕，而告发者无需亲自去警察局。被拘留者据称犯下的罪行是谋杀或参与屠杀或武装团伙。将人在非法拘留地关押3个月或更长的时间而根本不透露逮捕的原因，显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b. 叛乱集团犯下的暴行

28. 布隆迪叛乱情况变化无常，特别报告员发现难以弄清介入叛乱的人数及其对人口的真正影响。此外，他的信息来自各种报告和对话者，包括布隆迪当局，而来自叛乱分子本身的信息较少。但是，当涉及仍有零星战斗的省时，如西比托克省、布班扎省、布琼布拉鲁勒尔省、布鲁里省和马坎巴省，来自所有这些渠道的信息往往相吻合。

29. 叛乱分子经过这些省时，通常对当地人进行各种形式的骚扰。人民常常被迫向叛乱分子交税，即使他们已经向地方当局付了税也不例外，否则叛乱分子就以其他方式向他们诈取钱财。叛乱分子偷盗牲畜、没收作物，只要当地人民不与他们充分合作或倾向于听从民事当局或军事当局的命令，他们就进行报复。结果平民遭到任意攻击，有时这种攻击甚至发生在集结营地点内，如果平民没有得到陆军充分保护的话。

30. 布琼布拉鲁勒尔省，即首都布琼布拉的内陆，常常是叛乱行动的目标。1995年3月，Muvimbi乡的大约20,000人成为不折不扣的人质，与外界断绝了联系。一直到1996年6月的强大军事行动后，他们才从叛乱分子手中获得自由；随后，有关各方在行政后勤方面进行了一致努力，以解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同时，当地市场中断，保健中心停止运转，叛乱分子摧毁或关闭了许多小学和中学。根据初级教育部最近的一项报告，自危机开始以来，布隆迪约有70所学校被摧毁，其中仅布琼布拉鲁勒尔就大约有20所。到1997年初，全国招生率从73%下降到40%。

31. 在该省的其他乡，叛乱分子成批地抓平民，并强迫这些平民跟着他们到全国各地，为他们扛武器和设备。此外，青年男子被绑架和被强迫加入叛乱集团。叛乱团伙还袭击地方官员：据说 1993 年至 1997 年底在该省谋杀了 60 名行政官员。12 月初，据报告在 Muvimbi 乡集市地点于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一个部门负责人。

32. 尽管叛乱分子有时也携带较先进复杂的武器，但一般情况下依靠步行，并通常只携带相当轻便简单的武器。在 1998 年 1 月 1 日对布琼布拉国际机场周围进行袭击时，他们主要以刀子、斧头、棍子和锄头为武器，但也使用了步枪和手榴弹。好几个来月，他们还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和反坦克地雷，受这些武器之害的不仅仅是平民。布琼布拉的陆军医院目前正医治 200 名士兵，他们踩到地雷后不是失去胳膊就是腿残废。

33. 受叛乱分子之害最深的一些省已开始作出反应，特别是自实行经济制以来，叛乱分子孤立和资源短缺的情况日益严重。一些人在叛乱队伍中待过一段时间后走出基比拉森林时，已经精疲力竭并患有疾病。民事和军事当局努力向当地人民作出保证，并吸引他们参加对话，例如在吉特加省就是这样做的，以便重新获得他们的信任和鼓励他们摆脱叛乱分子。当局还努力帮助农民收回他们被强迫离开的土地，给他们贷款以购买农具或种籽，并在山丘族长协助下解决有关牛羊被盗的争端。²

34. 在卡扬扎省，一叛乱团伙首领因用武力招募许多青年男子而臭名昭著，后来他终于被打死。据估计，在该省 500,000 人口中，现在有 10,000 青年男子失踪，因为他们不是被打死，就是加入了叛乱集团。该省省长已与西比托克省、恩戈齐省和吉特加省的同僚联系，以寻找失踪的青年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偶尔重新出现，因为他们对叛乱分子的生活感到厌倦或逃跑成功而返回家乡。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卡扬扎期间与最近脱离叛乱分子的两名青年人进行了交谈。其中之一表示，他于 1996 年秋季的一次伏击中被抓获，经历过许多劫难后，被叛乱分子带进基比拉森林。他受过两星期的如何使用轻型武器的训练和战术训练。后来他与其他叛乱分子前往乌维拉镇附近的扎伊尔，然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到过西比托克省和布班扎省；他两次病倒。随后，他的上司将他和他的朋友转移到布鲁里省，在那里他们待了 7 个月。后来他们决定离开叛乱分子，带着武器来到鲁蒙吉的军事总部，在那里受到若干小时

的审讯，问他们改变主意的原因。在重返卡扬扎省之前，他们在 Rumonge 又待了 2 个月。

B. 实现民主的障碍

35.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布隆迪的整个期间，发现他所会见的官员已比较愿意对该国目前局势所涉及的各种问题采取更明确的态度并愿意纠正最明显的缺陷，但他必须指出，民主的实现仍有若干障碍。

1. 缺乏有利于恢复和平的条件

36. 下列因素助长了现政权的惰性，使之对布隆迪需要进行的体制改革无动于衷：若干省的战事仍在持续，更不要说最近叛乱分子与部队在首都周围发生冲突了；没有实现停火，而且双方缺乏达成停火协议和进行认真谈判的明显意愿；通过调解结束该国内外冲突的初步努力陷入僵局。此外，这种惰性也不利于国际社会对布隆迪作出任何重大投资，无论是作出外交努力还是资金或设备投资，除非恢复和平的某些关键条件能够具备。

2. 在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上僵持不下

37. 尽管教科文组织 1997 年 9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建设布隆迪未来”的会议在布隆迪人中引起了与该国未来息息相关的问题的充满希望的讨论，但特别报告员在他访问期间得到的印象是：诸如种族灭绝等有争议的问题阻碍了在该国国内开展讨论。布隆迪人在该国近代史上的种族灭绝和屠杀行为等问题上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有碍于他们就历史真相达成共识。目前的进程更难使布隆迪人就那些对该国每一种族群体都造成许多死亡的痛苦事件达成一致看法，有些人提到 1993 年的事件，其他人则提到更早以前发生的事件。布隆迪人正面临艰巨的任务：如何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关于所有种族灭绝和屠杀行为的定义，使他们能够对事件作出超越情绪的反应，从而使侵犯人权的概念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真正的意义。国民议会最近审查了关于种族灭绝的一项法案，但是尚未通过任何法律。

3. 对布隆迪而言何种形式的民主是正确的？

38. 在讨论布隆迪的民主化时，必须清楚指出民主化的含意并不是将民主简单地归结为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做法——或简言之，“一人一票”的做法。在能够建立稳定和民主的机制之前，布隆迪人必须在他们自己之间达成一种能够构成法治国家的基础和构成布隆迪公民资格的基础的社会契约。³ 这样一种社会契约至关重要，只有这样布隆迪社会才能克服该国某些精英群体和各个党派的政治家所受到的种族偏见的影响。

39. 民主化进程也必须对布隆迪农民及其代表更为开放。下列情况仍十分普遍：区长和山丘头人以及地方或省民事或军事官员由上级当局任命，而且并非来自所任职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所要负责的人民眼中显然缺乏合法性。

4. 体制一级畏畏缩缩的对话

40. 虽然各政党和国民议会的运作仍存在问题，但必须承认国民议会议长布约亚少校与布隆迪民主阵线(民阵)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尽管出现了挫折，例如下令民阵暂时停止活动 6 个月——政府随后推翻了这一决定——或国民议会议长提起法律诉讼和禁止他到国外旅行，但这些讨论仍取得了一些结果：政府、民族统一进步党和民阵代表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促进在该国内外进行对话。

41. 然而也必须指出，议会议员在努力履行其职责时仍冒着相当大的风险。有些议员因担心生命安全而到国外避难。其他议员因遭到死亡威胁而被迫躲藏起来。显然，这种局势对国民议会正常和公开开展其活动是有害的。此外，一些政党的领导人或成员仍然遭到骚扰，从而限制了活动和行动自由。特别报告员在最近访问布隆迪期间对前总统 Bagaza 先生的健康恶化感到震惊，他承受着与家庭和其他人隔离的痛苦。其他政治领导人如民主统一进步党主席 Mukasi 先生和维护少数人青年团结会(团结会)主席 Déo Niyonzima 兄弟——他已逃离该国——则成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法律诉讼的对象。

42. 特别报告员获悉，在有些情况中，布隆迪当局之所以采取反对政治领导人或集团的行动，是为了要抑制极端主义。然而，他发现难以理解的是：如果某些政

治运动受到骚扰或受到阻碍，不能对辩论作出贡献，那怎么可能在布隆迪开展任何真正的全民辩论？

C. 在打击逍遥法外现象和促进人权方面的 一些令人鼓励的迹象

1. 打击逍遥法外现象

43. 特别报告员在他早些时候的报告中提到的与布隆迪司法有关的问题仍基本上存在——该国三个刑事法庭缺少人员、资金和明显缺乏基本设备(车辆、打字机或复印机等)。执法官员在下列各方面遇到的多种困难对上述情况不啻雪上加霜：来往各处的交通、为案件卷宗收集文件、查明和寻找需要出庭的证人或原告以及将被拘留者带到法庭。

44. 吉特加上诉法庭在 1997 年 12 月 5 日致该镇监狱的信中指出，由于缺乏汽油，法庭已不再可能在诉讼期间运送囚犯，因此监狱必须承担该任务。特别报告员亲自审查了在吉特加上诉法庭接受审判的若干人的卷宗；它们保存完好，但多数卷宗中的文件主要为手抄本。例如：一份有关被判死刑的一名男子的卷宗长达约 60 页。该上诉法庭一般从上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开庭，每天审理约 3 个案件。暴力罪行一般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审理。

45.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到编写本报告时，布琼布拉、吉特加和恩戈齐的刑事法庭再次开展工作几乎 1 年了，但并非所有被拘留者都一定能得到司法保障。根据司法部提供的数字，1998 年 1 月 13 日这一天，被拘留者一共有 9,491 人，其中 7,695 人尚未定罪，正等待审判；仅 1,792 名被拘留者已经审判和被判刑。在特别报告员访问时，Mpimba 监狱有 111 名死囚，包括一些妇女，其中大多数被逮捕时没有有效的逮捕证，受审判时没有得到律师的帮助。只是在她们提出司法复审的申请时，其中有些人，至少那些与特别报告员访问团会见的人，才能够得到律师的协助。1997 年，该国的三个法庭一共作出 71 项死刑、40 项无期徒刑、40 项 20 年徒刑和 62 项无罪释放的判决。

46. 当特别报告员问到 1997 年 7 月 31 日绞死 6 名死刑囚犯，包括（Kimimbi 学校校长）时，若干布隆迪官员给人的印象是，在布隆迪死刑仍存在；尽管自 1982

年以来布隆迪没有执行过任何死刑，但必须依法行事，即使法律在某些方面有不妥之处。在过去的总统布约亚少校任职期间，布隆迪没有执行死刑。上文提到绞死 6 人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布隆迪正蓄意推行执行死刑的政策。布隆迪官员表示，该国正在经历一个特殊阶段，其间发生过种族灭绝和屠杀的行为。此种暴力罪行迫使政府向公民作出明确表示，以保证这些罪行不再发生，并使公众秩序得到维护。

47. 在此背景下，布隆迪若干知名人士向特别报告员表示他们对成立一个刑事法庭感兴趣：他们认为，布隆迪司法效率低，没有希望在合理时限内对 1993 年及其后发生的事件的犯罪者进行审判；由于告发和逮捕越来越频繁，监狱将日益拥挤。除非真正的罪犯被判刑——其中有一些在该国是众所周知的，但尚未被审判，甚至没有被逮捕——否则就不可能有名符其实的和解进程，受害者家属的心灵也就不会满足或平静。

48. 尽管布隆迪司法制度是在这一令人相当沮丧的条件下发挥职能的，但特别报告员愿强调：他在布隆迪国内外交谈过的许多人中对法律援助方案的反应令人鼓舞，自 1997 年 2 月以来，该方案在该国刑事法庭的 5 次开庭期间付诸实施，逐步赢得了在开始时对此大多持有怀疑的当地伙伴的信任。今天，布隆迪当局、司法部、布隆迪律师协会和参加法律援助方案的各律师联合会均承认该方案的用处及其作用。尽管与布隆迪未受审判的囚犯的需要相比，这种作用仍十分有限，但它有助于支持司法，鼓励地方法官履行其极为艰难的任务。尽管该方案的资源不足，但仍可逐步使布隆迪律师和地方法官在各自工作领域发现可能的协同作用。

49. 自 1997 年 2 月以来，法律援助方案得到 6 名外国律师、主要是非洲律师的宝贵援助，他们是刑事法庭在布琼布拉、吉特加或恩戈齐开庭时招聘的，与他们的布隆迪同僚共同工作，为被告和受害者辩护。只要为该方案拨出足够资金，将再次向律师提供一个技术支助小组，以便进行监督并向他们转交开庭日程、审讯名单和审判前审查的通信或案件卷宗的准备工作 and 卷宗的翻译、对原告的接待等。外国律师积累的经验及其评论意见对于逐步改善该方案的执行极为有用，该方案确实值得国际社会给予经常的、坚定不移的支持。

50. 因此，该方案的基本目标是主要通过加强司法制度为恢复和平与民族和解以及为建立有助于在布隆迪恢复宪法制度的文化和民主作出贡献。特别报告员认为，国际社会没有理由坐等民主在布隆迪出现才决定支持该方案，因为只有将它纳

人布隆迪的现行司法制度并逐步吸引、支持和鼓励有关伙伴作出努力，该方案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

2. 最近在促进人权方面的主动行动

51. 特别报告员非常满意地欢迎 1997 年夏季任命 Eugène Nindorera 先生为人权事务、体制改革和与国民议会关系新部长。他曾经是为全国辩论作过筹备的技术委员会主席，过去曾在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担任过人权教育方案干事，并且还当过布隆迪维护人权联盟主席。

52. 他还注意到，布隆迪当局与人权观察团之间在联络机构内更经常地进行联系，该机构现在属人权事务部长领导，在该机构内每周交换与观察员收集到的侵犯人权的指控有关的信息及后续行动的情况。虽然特别报告员从这一情况中看出当局更强烈地希望在侵权行为方面提高透明度，但他要重申，人权观察员在进行调查方面需要具备更适当的工作条件，以便能够完全独立地对提交给他们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迅速到原地核查事实，当然安全条件必须许可他们这样做。

53. 特别报告员出席了《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四十九周年庆祝活动，为此他希望赞扬人权事务部长的具有胆识的发言，特别是他对生命权和种族灭绝所涉及的问题发表的意见。他还欢迎人权事务部长为促进人权打算采用的新办法，即摒弃受到政治和种族分歧影响的狭隘意见，发扬过去在布隆迪得到遵守的崇高传统和道德价值观，严格尊重人的生命影响，坚定不移地珍视传统体制 Ubushingantahe 所体现的公正、公平、容忍和真诚的理想。

二、意见

54. 在最近这次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治安情况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改善。但在仍有内战的情况下，布隆迪的治安，永远是个未知数。首先必须承认，治安情况每个省都不一样，而且布隆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中受益的程度也不同。在目前的情况下，治安仍很不稳定。

55. 特别报告员停留期间，西比托克、布班扎和靠近 Kibira 森林边缘的卡扬扎等省，布琼布拉鲁勒尔和与坦桑尼亚接壤的边界地区，仍受到反叛分子的入侵。在

布琼布拉，警察大大加强了在该市一些地区的警力，不分昼夜，这明显便利了人员和物资的流动。通往首都的大路由众多的军警哨卡严密控制，那些道路有时会受到叛乱分子的袭击。⁴

56. 必须承认，在中心城市如布琼布拉和吉特加等地，人们受到的保护要强于山丘，那里常常缺乏基本的社区基础设施，使人民难以集中在一起。山丘的居住情况分散，使各省的民事和军事当局很难在出现骚乱或袭击的情况下保护农民。

57. 住在营地里的人的居住条件简单粗陋，布隆迪军队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保护他们免受叛乱分子的袭击，因而安全情况更是十分危险。

58. 虽然部分人口群体的生活条件已较为正常，但该国总的治安情况仍然非常不稳定。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地见于1998年1月1日在布琼布拉国际机场附近发生的惨案，当时有200多人遇害。1月6日晨，Maramvya村发生了另一起事件，大约2,000人在Rukamaru惨案后躲到那里。1月20日，据称胡图人民解放党的叛乱分子在布隆迪西北的一个营地杀害了32人。1月21日，据说又有13人，包括一名士兵，因叛乱组织对Rumonge居民区发动袭击而死亡，该区位于首都以南50多公里的坦噶尼喀湖边。

59. 从特别报告员收集到的情况看，他认为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发生在布隆迪西部和南部各省的军事行动或叛军袭击期间或军队与叛军之间的冲突之后。但应补充说明，去年还造成数百人受害的屠杀事件，数量似乎已有所下降。

60. 另一方面，山丘的军事行动更加频繁，仍不断有人因而丧生。有时即使叛军的行动规模有限，军方的反击却是重火力加大规模的清剿行动。军队中的伤亡人员也不少，特别是在布鲁里和布琼布拉鲁勒尔。这还仅指人权观察员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代表能够进入的地区。特别报告员无法断言所谓的“红色”地区的情况，因为人道主义援助人员无法进入那里。

61. 特别报告员认为，最近几个月里由于各叛乱组织内部的分歧，特别是保卫民主阵线(FDD)、胡图人民解放党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分歧，叛乱活动有所增加。叛乱分子之间要在战场上决一胜负的情况，继续给平民百姓造成危害。

62. 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解决这种情况。首先，政府征召了大批即将完成高中学业的男女青年，参加一项义务性公民服务计划。这个办法大大减低了极端

主义分子的组织对青年人的控制，是一项积极措施。然而该项公民服务似乎更带有军事色彩，而不是公民性质。

63. 布隆迪当局正在把较具体的人权方面的工作纳入义务性公民服务中。这项调整的目的在于防止布隆迪社会的军事化(特别是年轻人的军事化)成为打击极端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根据一些消息来源提供的情况，在这项义务性公民服务的招募工作中，人口中两个主要民族所占的比例尚未做到均衡。

64.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民事和军事当局为了更多地让人民参加城镇和山丘土路上的夜间巡逻而采取的措施。然而他从受伤的平民得知，特别是从 Bubanza 医院收集到的证词得知，这种措施可能很成问题。

65. 当军事当局要求平民百姓参加军事性质的活动时，会给人民造成危险。根据收到的指控，常常要求农民走在军事巡逻队的前面，以查明地雷位置并帮助解除引信。还要求农民们冒着生命危险运送军火和其他作战物资，或跨过危险地带去取食物。如果这些平民试图逃避或拒绝这类任务，他们便会受到骚扰，有时还受到严厉惩罚。

66. 特别报告员怀疑，在城镇或山丘人口中组织自卫团体或要求平民参与军事性质的任务算不算是布隆迪国家放弃其政府的责任。

67. 特别报告员强调，那些人不论种族或社会出身如何，都有得到国家机构保护的合法权利。每个政府都有责任使它的公民能够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政府不应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它的公民，特别是如果公民的参与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全或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话。

68. 关于叛乱分子，特别报告员掌握的情况很少，但他在访问布隆迪期间确实看到了叛乱分子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变化。对普通人民的攻击，现在似乎更加肆意，以人口中的两个主要民族作为目标。叛乱分子不仅摧毁了很多学校，特别是在布琼布拉鲁勒尔，而且还绑架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强迫他们加入叛军队伍。

69. 人民越来越担心与叛乱分子的直接接触，有时宁愿与军队或民事行政当局合作，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叛乱分子则对拒绝顺从他们的平民进行骚扰或报复。应从人民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和人民与叛乱分子之间的关系这种新的角度来分析集结营的问题。

70. 集结政策并不是现政府一时兴起而发明的；前政府在 1996 年初便已开始建立一些营地，将某些地区的人民集结起来由军队加以保护。在有些情况下，营地只是在交战期间使用；在另一些情况下，营地在冲突结束后继续开放。根据特别报告员得到的消息，1997 年 7 月底，布隆迪有大约 600,000 受影响的人住在集结营和为流离失所者设立的营地，主要设在卡鲁齐、卡扬扎、穆拉姆维亚、布班扎和西比托克等省，但布鲁里和布琼布拉鲁勒尔等地也有一些。46 个营地中重新集结的人便有大 约 245,000 人。

71. 特别报告员满意地注意到，将这些人送回山丘家园的行动在一些有关省份已取得较大进展，并且仍在继续。这一点在他访问卡扬扎省时得到证实，他曾经去过集结点，里面的居民已基本上走空。当局为返回家园的人制订了时间表。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特别是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已出面安排向返回的受影响家庭分发返回援助品。

72. 特别报告员获悉，1993 年事件期间遭到抢劫的物资可通过种种形式索回。山丘的农民可向民事当局申报据称损失的财物。有关当局然后追查罪犯，使丢失的东西可以物归原主。在无法找到犯罪者的情况下，赔偿费用由山丘的所有居民共同承担。例如：一头牛值 150,000 布隆迪法郎，一头山羊 50,000 布隆迪法郎。

73. 虽然这些做法既不是官方明令的行为，也没有在全国统一实行，但仍带有一种危险。鉴于总的治安情况仍然不好，一些地方当局又缺少合法性，归还物品虽然在原则上理所当然，却可能使山丘居民之间借机报复。如果一乡之长借助军队或警察来保证东西的归还，还可能演变成任意欺压。

74. 关于布隆迪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几个积极方面。尽管现政府是政变的产物，但考虑到布隆迪社会的具体性质，该政权的性质不应妨碍国际社会帮助布隆迪奠定真正的立宪国家和民主基础。国际社会应作出的一个贡献就是公开承认现政权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特别报告员认为，简单地继续批评现政府和在国际上孤立它，不利于和平与民族和解。

75.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尽管采取了一些矛盾的措施，例如 1997 年 12 月初错误的部长级命令迫使保卫布隆迪民主阵线暂停活动，但政府与国民议会之间的对话仍取得了进展。例如，议会 1997 年最后一届会议结束时，总理向国民议会提出了政府对和平进程的建议。Buyoya 少校和国民议会议长仍继续进行对话，尽管对议长实

行了旅行限制，又提出了司法诉讼；人权、体制改革和与国民议会关系部长告诉特别报告员说，已经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由两名政府成员、两名保卫布隆迪民主阵线的议员和另外两名代表争取民族进步联盟的议员组成。该联合委员会将到各省和国外，促使国内的辩论更为深入并推进谈判。

76. 特别报告员对政府努力促进人权的政策深感欣慰。在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驻布隆迪办事处的对话中，人权、体制改革和与国民议会关系部部长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包括与办事处的技术合作部分和人权观察团分别进行对话，特别是通过布隆迪当局成立的联络机构进行此一对话。

77. 然而，对 1997 年 7 月 31 日发生的六人被处决的事件，特别报告员向布隆迪政府表示深感失望；他指出，必须认识到那些处决有损于该国政府的形象，对它正在努力推进的和平与和解不利。在目前情况下，新的处决只能妨碍该国当局摆脱其孤立处境的努力。

78. 特别报告员还对被控参加 1993 年政变和杀害 Ndadaye 总统的军人受审一案的最新发展感到关注。受到最严重指控的是一些较低级的军人，而高级军官只受到轻微犯罪的起诉。国际舆论可能会因此得出印象，司法当局不敢面对那些罪行背后的真正凶手。

79. 特别报告员还对讨论布隆迪发生的种族灭绝问题出现的转折感到关注。他认为，不仅应对那些曾参加对布隆迪一个或另一个种族群体进行过种族灭绝或屠杀的人提出起诉，而且应使所有布隆迪人承认，在犯下的各种暴行之外，还有无数无辜的布隆迪公民丧生，成千上万个家庭陷于痛苦和绝望之中。不论每个种族群体信奉的意识形态如何，无可否认的是，布隆迪独立以后，在鼓励上述暴行和在煽动那些参与暴行的人方面，领导分子负有重大责任。

80. 特别报告员力求在他最近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表明，他认为该地区国家实行的经济制裁正在对布隆迪普通人民造成灾害性影响。实行制裁，加上全国各地大量攻击平民的问题，使一般群众的生活更加恶化，也加剧了该国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依赖。制裁不应用来惩罚全体人民。它应是对危害国际和平的政府施加压力的临时性手段，而且还应与要取得的目标大体相适应。最后，制裁必须与所有有关方面都参加的对话配合进行。

81.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样的人物最近在讲到制裁时特别强调，法律规定的禁运是一个必须慎重使用的手段，并需服从严格的道德和法律标准，关键是必须预先考虑到制裁的人道主义后果，保证制裁与其力求拯救的罪恶成相应的比例。⁵

82. 特别报告员认为，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威胁手段，证明在布隆迪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制裁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而逃避制裁的办法又得到了宣布制裁的一些国家自己行为的鼓励。如今，对布隆迪政府提出的要求和该政府对制裁作出的反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解释。制裁还为各种钻营者造成了经济上的机会，他们利用了布隆迪基本商品价格的飞涨。

83. 1993年以来，布隆迪社会和政治危机造成的影响，由于实行制裁而进一步加剧。经济不但受到整个危机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制裁的影响和双边合作援助逐渐取消的影响。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认真评估维持经济制裁是否有益已刻不容缓。必须立即考虑其人道主义后果，如果可能的话应通过独立机制考虑此种后果。从1996年7月25日的事件以来，布隆迪被它在大湖地区的邻国和国际社会孤立，处境危险。考虑到布隆迪冲突中受害人的命运，特别报告员认为，应立即停止这种外交上的孤立。与布隆迪在各方面有联系的国家在帮助化解危机上可发挥关键作用，创造必要的国际条件，使危机中的布隆迪各方尽快达成停火并开始谈判。

84. 特别报告员十分关切地注意到，以道德高尚和才智过人著称的前总统尼迈里进行的斡旋已陷入僵局。该地区各国、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应尽快与前总统尼迈里一道，寻找最适当的办法，使调停工作迅速走上轨道。

三、建 议

A. 对国家当局

85. 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对布隆迪当局的紧急呼吁，请其推迟执行该国三个刑事法庭1997年判决的71项死刑和40项无期徒刑，至少推迟到和平谈判结束和建立起能够完全独立和公正地发挥作用的经过改革的司法制度之后。

86. 特别报告员要求布隆迪政府根据它在批准主要国际人权文书时作出的承诺，立即改善被判处死刑的人的监禁条件。

87. 关于目前受到软禁的前总统 Bagaza 和被剥夺旅行权的国民议会主席，特别报告员要求尽快完成对他们的司法程序，使有关人士能够在律师的协助下受到适当司法机构的审理。上述程序令人不能容忍地一再拖延，损害了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对话。

88. 布隆迪当局与人权观察团进行了积极的对话，特别是通过联络机构，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欢迎，并同时请布隆迪当局改进和加快即决处决、性虐待、酷刑案件和布隆迪军队和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案件的调查程序，对罪犯提出起诉。

89. 特别报告员再次提请布隆迪当局注意：迫切需要保证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标准。这些标准禁止在军事行动中攻击平民目标、恣意袭击平民、掠夺和任意破坏平民的财产。

90. 特别报告员对受影响的人离开集结地和集结营向布隆迪政府表示祝贺，另一方面又请布隆迪政府立即执行把那些人重新安置到山丘家园的政策，如果治安条件不允许，则安置在临时地点。

91. 特别报告员请布隆迪当局不要征召 18 岁以下的年轻人入伍或参加义务性公民服务，并保证这类招募工作绝不能以武力强制，而且招募范围应包括人口中的所有民族，不得有所区别。

92. 特别报告员请布隆迪政府起诉煽动类似强制劳动作法的人和利用集结营的居民执行军事任务的人。

B. 对叛乱分子

93. 特别报告员提醒叛乱领导人：人权标准的指导原则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对他们和对其他人同样适用。因此，希望他们保证其下属遵守这些标准和规则，即使在敌对行动结束后，他们也要对其行为负责。

94. 特别报告员提醒叛乱领导人：所有对平民人口或设施例如学校的进攻，所有性虐待、酷刑、抢劫或破坏平民财产的行为，都受到人权标准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的严格禁止。

95. 报告员还提醒叛乱组织：不得强迫劳动、绑架儿童或年轻人或采用威胁手段强迫平民留在暂时处于它们控制之下的领土范围。叛乱分子有责任保证平民在其占领的土地上享有行动和居住自由。

96. 特别报告员郑重呼吁叛乱组织停止使用地雷，因为地雷伤害或杀害的主要是平民。叛乱组织还应清除平民经常活动的地区内的地雷。

C. 对国际社会

97. 特别报告员要求联合国在谋求和平解决布隆迪冲突和寻求加强大湖地区各国与非洲统一组织之间的合作方面，如安全理事会的一些理事国在 1997 年 12 月所呼吁的那样，发挥它应有的关键作用。

98. 特别报告员希望秘书长成立的调查布隆迪和坦桑尼亚边界地区事件的调查团能尽快开展工作。他坚信，只有通过客观和独立的调查，方能缓解两国之间现有的紧张关系。

99.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敦促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坦桑尼亚当局一道采取措施，将靠近布隆迪边境地区的难民营进一步迁往坦桑尼亚境内。他认为，难民的存在是一个长期造成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因素。

100. 特别报告员呼吁国际社会认真评估维持对布隆迪经济制裁的作用，并评估布隆迪当局开展内部对话和全国范围和平进程的具体努力，因为这两点均加以考虑。

101. 国际社会必须帮助布隆迪政府制定使受影响的人口真正恢复社会生活的政策，无论他们是流离失所者还是重新集结者，从而使该国已经开始的和平进程成为实实在在的和解信号，至少在安全条件许可的省份。

102. 特别报告员紧急呼吁已暂停其在布隆迪的双边卫生援助项目的捐助国改变它们的决定，支持卫生部提出的新的计划，遏制伤寒、艾滋病等在布隆迪人口中肆虐的流行疾病。

103. 特别报告员建议国际社会支持由布隆迪政府的人员和该国两个主要政党在议会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提出的计划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和议会间联盟支持该委员会到国外游说的努力。

104. 特别报告员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原先与大湖地区有重要联系的国家，坚决支持人权观察团，使其能够不再拖延地增加驻布隆迪的观察员人数，在那里开设至少三个区域办事处，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安全和通信人员及设备。

105. 特别报告员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原先与大湖地区有重要联系的国家，继续(或作出切实承诺)对法律援助计划采取紧急和协调的财政支持政策，因为该计划很可能会在近期内停止。在布隆迪目前的情况下，该计划是国际社会表现团结精神的一个难得机会，必须予以保持和鼓励。

106. 特别报告员象他在前几份报告中一样，建议在实现停火和真正开始向民主过渡之前，应在出售武器、军事物资和服务方面对布隆迪冲突各方实行国际禁运。他强调，大湖地区的各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坚决支持对冲突各方实行这一禁运。

107. 特别报告员再次紧急呼吁非洲统一组织和国际社会，特别是生产和出口武器的国家，参加大湖地区的这项暂时禁运安排。

108. 特别报告员建议，为卢旺达设立的出售武器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应重新发挥作用，并将其任务范围扩大到布隆迪。他再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必须立即落实他最近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A/52/505,第 109 和第 110 段)。

109. 特别报告员建议，一旦在布隆迪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条件成熟，联合国便应再次考虑国际刑事法庭的问题，这些条件包括：实行停火；进行内部对话；成功地结束谈判；和改革布隆迪的体制。

110. 特别报告员坚信解决布隆迪的危机必须从区域着手，建议举行一次大湖地区关于贩卖武器、安全和人权问题的会议。

附 注

¹ 1997年,政府对全国将耗资340亿布隆迪法郎(约1.25亿美元)的住房重建方案进行了评估。政府已经为该方案拨出6亿布隆迪法郎(约200万美元)。

² 由于冲突、叛乱分子的活动和经济制裁等综合影响,布隆迪已不再有任何种子或化肥。在实行制裁之前,这两种产品的一部分由农学和动物技术研究所生产,其80%的资金靠捐助。就整个国家而言,牲畜损失因各种疾病而加剧,估计牛损失率为30%;小牲畜损失率40%。

³ Chrétien, Jean-Pierre, Le Défi de l'ethnisme, Rwanda et Burundi: 1990-1996, Paris, Editions Karthala, 1997, pp. 363-364。

⁴ 亦见 Lecompet, Dominique, “Une ville africaine dans la tourmente, la guerre à Bujumbura”, Afrique contemporaine, Special issue, 4th quarter 1996, p. 164.

⁵ 见教廷编写的文件: The position of the Holy See Regar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50/96 on Economic Measures as a Mean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ercion against Developing Countries.

-- -- -- -- --